

性理大方書卷之十三

皇極經世書七

外書

漁樵問對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檐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

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

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草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

溫泉
寒火

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旣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幾至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

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况

於物乎？

天地
自相
依附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則始之間，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為本，以體為末；地以體為本，以用為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自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

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
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
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
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
徼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
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
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
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
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
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

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
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
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
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
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
義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遠
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
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
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

尚行
必入
于義

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
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
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
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予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
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
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
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
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
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

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
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
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
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
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
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
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
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
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
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

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六物
具而
得魚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

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穰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遠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新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

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内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

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始遇壯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為陽始夏為陽極秋為陰始冬為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為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

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人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

仲尼
盡三
才之
道

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千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

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

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
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
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
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
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
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
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脈
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
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

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
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
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
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
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
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
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
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
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
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

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婦夫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夫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

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

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
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
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
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
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
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它山
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
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
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柰何有堯舜之
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
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
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
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
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
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
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
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
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
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

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

今一作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一有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問之于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

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跡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假爾形骸弄丸餘暇九謂太極聞往聞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

乎起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易穰性喜飲酒嘗命之
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
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
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
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
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暖餘藜羹飽後氣吐
胷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
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
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
詩曰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

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
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
人之善則就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
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
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于人人饋之雖
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
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強免亦不強起晚有二子
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
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
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

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
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
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言未嘗離口
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
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
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
以其材之所宜者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
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
適從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也先生得之李挺
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
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
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
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

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

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欲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是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夫愕然它曰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却忘之矣因歎其心無偏繫如此

張氏嶠曰康節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于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康節
學究
天人

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略之恨未得其門而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也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生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翫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是非耶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日分○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

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拶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曲折精微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模樣○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

蓋實不曾廢○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全盛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卽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更不待思量○康節以

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它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它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問康節云道爲太極又云心爲太極道指天地萬物

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爲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康節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康節云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它說相應有人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

姓幾畫口中默數則它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
知天命以理它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
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康節數學源流於
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
聰明能筭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
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
筭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看這人須
極會處置事被它神閒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
精明它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在

用了心它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它靜極了
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
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
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
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它做得出來須差異季
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
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它
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
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
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爲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爲

得易之體以孟子爲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爻之理透想得

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旣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它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它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束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它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

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宣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王帝霸之興替春夏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暄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揉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

從游於舞雩之下浴沂詠歸毋寧使曾皙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黃氏端節曰邵子於楊氏太玄嘗謂其見天地之心而其書遠過太玄之上究而言之皆原於易書中引而不發邵伯溫云古今之數皆始於一而皇極之數實本於伏羲之先天得之矣西山先生始終以易疏其說於是微顯闡幽其說大著學者由蔡氏而知經世由經世而知易默而通之可也性理大方書卷十三

性理大方書卷之十四

易學啓蒙一

聖人觀象以畫卦撰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著也分合進退從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旣支離散漫